

# 山花开梦里

□ 彭万香

昨夜的那一声惊雷，惊醒了沉睡的田野，一夜之间，柳叶儿绿了，小草发芽了，桃花开了，燕子飞回来了。

母亲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山悠悠地说：“小时候，你和小哥最爱采黄花回来做把把。”我的思绪，一下子回到小时候，回到生我养我的红土地。这时节，沟边、田埂上一定已经开满了金灿灿的面蒿花，红泥山上的棠梨花也一定正和豆金粮争奇斗艳……

一

小时候，我是出名的“追路狗”，无论母亲去哪儿我都要跟着，如果不顺我的意，我便揪着她的裤腿又哭又闹。那时候，大集体劳动挣工分，如若谁去晚了，不但要挨村干部的骂，还要遭受别人的白眼。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只回家一次，母亲常年独自带着我和小哥在家过活。母亲为了赶工，想方设法哄我去奶奶家玩，有时她都趁我不备溜出去，我却总能瞬间识破她的“诡计”，跌跌爬爬地追出来，一把揪住她的裤腿。实在没法时，母亲只能将我放进背篓，扛着锄头，牵着小哥去追赶出工的队伍。

三月里，田边地头的面蒿长得繁茂无比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黄花荡漾在微风里。母亲总是早早地出门，领着我们兄妹走在队伍的最前头，等到了地边，拿一个篮子给我们，柔声哄着我说：“么么乖，跟哥哥摘多多的黄花，晚上妈妈做甜甜的把把给你吃。”满眼的黄花，满田的清香，一切都是小姑娘的最爱，我便不再哭闹，欢天喜地跟着小哥四处摘花朵。

面蒿最爱长在回潮的地边和沟埂上，一棵挨着一棵，密密匝匝，成片地生长，叶子和细杆上都覆着一层白色的绒毛，只有花是黄色的，小朵小朵地串成穗缀在梢头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群小黄鸭掉在白面里。下午放工时，我和小哥已经装满了满满一篮子黄花。母亲又将我放回竹篮里背着，扛着锄头，牵着小哥，娘仁踩着夕阳，唱着歌谣，跟着大伙儿一起回家。

晚上，母亲用清水将黄花淘洗两遍，放在菜板上剥得细细的，放进糯米面里，加入切碎的蔗糖和适量水搅拌均匀，再在铁锅里加入菜籽油烧熟。我和小哥滴溜溜地盯着母亲的子，只见她灵巧地将面团在手里揉捏着，等揉到足够圆，才让面团在两手的掌心之间翻飞、拍打。铁锅里的油渐渐冒出热气，发出“滋滋滋”的声响，只听“噼”的一声，母亲手里的黄花把把下锅了。她边做边用筷子翻着先下锅的黄花把，不一会儿，金灿灿的黄花把就一个接着一个出锅了。

我们早已等不及了，伸手一人抓一个就往嘴里送，烫得眼泪花儿在眼眶里打转，也

舍不得吐出来……甜甜的蔗糖味，淡淡的黄花香，软糯香甜，犹如妈妈的爱在口中久久回旋。

二

我们渐渐长大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田地分给了每家每户。父亲也调到离家较近的四〇三地质队工作，隔三差五就能回家帮母亲干活。

小哥上小学二年级了，能帮母亲干一些家务活，除了带着我和妹妹，还要煮饭、喂猪。我们养着一头小毛驴，每天早起割青草喂它，等小哥放学后再牵着它到山上去放，顺便驮干柴。一路上，小哥边走边捡青果丢在驮篮里，我牵着小小毛驴，让它自由吃青草。

春天的红泥山开满了棠梨花，一树一树的白，在松林里飘飘落落，洁白的花瓣洒在草地上，洒在小毛驴的背上，也洒在我和小哥的头发上、手上……到了丛林深处，小哥爬到树上摘松果、折干树枝，我蹲在树下捡，整整齐齐地将柴码在驮篮里。等检够了柴，我们就拿一个布袋子，到地摘棠梨花。棠梨花是可以吃的花，和着腊肉炒出来可香呢。

棠梨花带刺，而且刺很尖利，花瓣雪白，花蕊嫩绿又带点黄。我个子太矮，够不到高处的花枝，小哥就一枝枝折下来，让我坐在地上摘。花苞大小，必须用拇指和食指撮着摘，刺又非常尖利，不多会儿就把手划破了。我疼得嘤嘤地哭起来。小哥骂我“不中用”，但还是帮我吹吹几下，找两张止血的草叶揉碎后敷在伤口上。在棠梨花丛里，还有一种带刺的小红果树，我们喊豆金粮，也有人叫檫榔籽，树形和棠梨花差不多，枝干上也有刺，一簇一簇地夹杂在棠梨花中间，如红宝石般惹眼。我们摘够了棠梨花，就摘豆金粮，边摘边吃，酸酸甜甜的，把嘴唇也染得红艳艳的。

晚上，母亲在大铁锅里盛上水，将棠梨花倒进去煮几分钟，用小笊箕滤出来，反复淘洗，用清水漂着，过一会儿又去换一次水，说是这样才能除去苦涩味。第二天早晨，母亲将棠梨花捞出沥干水分，切一些腊肉放在锅里炒一炒，等炼出油后，再放干辣椒和葱姜末，炒出香味后，倒入棠梨花爆炒几下，就可以出锅了。

饭桌上，阳光柔和地晒着，我和小哥争抢着吃棠梨花，你一筷过去，我一筷过来，敲敲打打，笑笑闹闹……母亲只是看着，笑着，柔柔地哄妹妹吃饭，并不干预我们的嬉闹。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，小哥去放牛，偷跑到山湾塘凫水，再也沒回来……同月夭折的还有母亲刚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妹妹。母亲遭此

厄运，脸上的笑容从此消失，病恹恹地带着我和妹妹苦熬日子。在此后的几十年里，母亲再不曾开怀笑过，也再没为我们做过一次黄把把和腊肉炒棠梨花。

三

昨夜那一场春雨之后，远处的山坡上已是一片雪白，间或还夹杂着一片一片的红，我知道是棠梨花又开了，豆金粮也红了。

露珠儿正埋头题海，连续两次诊断考试失利，早已磨去了小姑娘固有的自信，即将来临的高考，或多或少压抑了她贪玩的天性，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。

母亲站在阳台上，眯着眼睛望着远山，过了一会儿又回头看一眼愁容满面的孙女，竟破天荒地想到山上去走走，顺便摘点棠梨花回来给孙女尝尝。听说要去摘花，小姑娘一下子高兴起来，提着竹小竹篮就出发，说还要摘花比赛。

我们顺着公路朝郊外走，走了不到半个小时的路，就看见漫山遍野的棠梨花，雪白雪白的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我们各自找到一丛就开始摘花，一朵，两朵，三四朵……那些细小的刺尖利无比，稍不小心就划破手，疼得我们龇牙咧嘴。母亲一边摘花，一边絮叨我和小哥的那些过往，她已不再像过去那般伤感，更没有哭泣，只是淡然地讲着，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。

我追问“度娘”才知道豆金粮的学名叫火棘，又称火把果、红子刺、吉祥果。母亲说相传三国时期，诸葛亮有一次带兵南征，军粮耗尽，众将士饥饿难当，只得山野采摘小红果充饥，才渡过了难关。不几天，粮草运到，军威大振。诸葛亮给这种不起眼的小红果起名叫“救军粮”，因为它的颜色灿若金子，形似豆类，在民间渐渐演化为“豆金粮”。

露珠儿第一次听这个传说，尤其知道豆金粮叫吉祥果，更是欢喜不已，赶紧摘一颗放在嘴里，酸酸甜甜的，吃得直喊过瘾，又采了许多装在兜兜里，说要带回家串成项链和手串，送给一起高考的小伙伴。

夕阳西下，我们提着棠梨花和豆金粮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脚步分外轻快……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……mi suo la mi sao, la suo mi dao ruai……”露珠儿似乎忘记了高考的烦恼，一路摇晃着花枝，像真正的女兵一样，唱着嘹亮的军歌。

晚上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一边淘洗棠梨花，一边切腊肉，悉心为孙女准备第二天的伙食。我和露珠儿坐在小桌前，一边聊未来一边专心穿豆金粮，一颗又一颗，红红的线，红红的串，像在连结无数美丽的希望与祝福。

# 怀念二哥

□ 朱继光

1978年农历十二月的一天，家里收到二哥从部队发回的电报，说他要回家探亲过年，全家闻讯喜出望外，但具体哪天到家不知道。这是二哥1973年当兵去了广东台山烽火角之后，第一次回家探亲。

“光仔子，你到村口去看看你二哥回来没有？”这是自收到电报后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29日下午，二哥一身戎装终于回家了，母亲见到他时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拿着一朵蓝花点的小手帕不停地擦拭。

“你回来啦！”父亲显得很淡定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内心其实非常激动。

除夕那天，娘张罗着团年饭，又让父亲杀鸡，又叫我去割(买)肉。晚上的年夜饭很丰盛，四荤二素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像这样丰盛的年夜饭还是头一回。

大年初一，继大队张大有支书来拜年后，接连几天都是乡亲和至亲间相互拜年。二哥是家中唯一一个“当官的”，自然是大家“亲近”之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其实，二哥这次回家探亲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：相亲。前些日子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女的是县城里吃“国家粮”的人，人长得漂亮，年龄也相当。

时间总是在欢乐中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正月初五了。吃过早饭，一个邮差骑着一辆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前，掏出信件问：“朱继国是住在这里吗？有他一份电报。”

二哥马上出来，接过信件拆开一看，是部队发来的加急电报：“速归队”。这时二哥神情凝重，盯着电报半晌没吭声。“娘，明天我就要回部队了。”二哥带着低沉的声音对母亲说。“啥？回来才几天，你还约好了初十去县城里看对象呢？”娘背靠着门框，沮丧地说。

“娘，部队来的加急电报，要我立即回，肯定是有大事，我得服从命令！”二哥带着坚定的语气对娘说。母亲闻言，一言不发，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落。

母亲做好晚饭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鸦雀无声。娘端着饭碗发呆，二哥默不作声。父亲一个人端着酒杯喝闷酒。晚饭后，二哥开始收拾行李，做好明天清早出发的准备工作。

母亲说：“你们三个还不搭铺，别人睡了不会开门吧。”自从二哥回来这几天，鉴于家中房少兄弟多的情况，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叫我们兄弟三个分别到自己的伙伴家里去借宿，把床铺让出来给二哥睡。三哥和弟弟都已经出门，我挨着二哥坐着不想走，很想陪他多待一会儿。

“光仔子，你还不回去，太晚了人家不开门，我看你到哪里去睡？”母亲又催我说。“今晚我就和我一起睡吧，挤一下，没事。”二哥对娘说。当晚，躺在床上，二哥对我说：“光弟，父母都上了年纪，这个家你要多操心。”我点头答应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二哥就起床了。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，锅碗瓢盆交响曲把我吵醒

了，只是睁着眼睛躺着不想起床。吃过早饭，母亲见二哥就要动身，赶忙把十来个鸡蛋用塑料袋装好，塞到旅行袋里：“等一下，带几个煮熟的鸡蛋在路上吃。”“不要那么多，留几个给弟弟他们吃吧。”二哥把鸡蛋掏了出来，母亲把二哥拿出来的鸡蛋又塞回去两个。

我帮二哥提了个小旅行袋，跟在他的后面出了门。天公不作美，下着毛毛细雨，北风呼啸寒冷刺骨。从家里出发赶到公交车站，大约有十四五公里。山沟里的羊肠小道，路面上全是泥泞，二哥的解放鞋上沾满了泥巴。我穿着一双开裂的两胶鞋，虽然塞了一些稻草，但感觉到泥水已经渗透到里面了。

花了两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赶到了公交站，可汽车已经开走了，我们只能站在雨棚下等候。北风越刮越大，天上飘起了雪花，两只脚已经湿漉漉麻木了，全身冷得发抖，身体蜷缩一团。二哥见我这般模样，伸手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说：“你穿得太少了。”然后，他把行李放在地上，脱下上衣，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手工织的毛衣脱了下来，执意给我穿上。“听哥的话，穿上！莫冻感冒了。”他以严厉的语气对我说。那一刻，我泪水夺眶而出。其实，我感觉到他身上也很冷。

公交车已经进站了，二哥打开旅行袋掏出两个鸡蛋对我说：“你早上没有吃饭，拿去吃吧！”然后急忙上了车。汽车开动了，他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告别。我站在车站门口，含着热泪凝视着汽车消失在视线中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和二哥的这次离别竟然成了永别——1979年2月17日，二哥壮烈牺牲，人生永远定格在26岁的青春年华里。

受二哥的影响，我也从军到了部队，继而提干。可母亲却从此无笑容，特别是每逢年三十和二哥生日这天，她总是一个人偷偷地流泪，茶饭不思，也常常念叨要去烈士陵园看看二哥的坟墓，可那时经济不宽裕，每次都不得不放弃。后来经济条件好起来了，我们想着母亲实现夙愿，可她身体又不行了，竟成了终身遗憾。母亲弥留之际，她紧握我的手说：“光儿呀，每年清明节要到你二哥坟上去给他多烧些纸钱哟……”

# 营山中学赋

□ 何开四 杨明强

悠悠营山古邑，郁郁人文鼎盛。文墨流微，赋圣才情百代彪炳；重教兴学，履殿灵光降帷帐。科第仕宦，甲于蜀都；以学为政，因地育人。盛矣，进士文化，遗风未沫；薪火相传，以至于今。而含其弘，张其光者，则非营山中学莫属焉。

时维民国，岁在乙丑，营山中学，应时而生。承前贤晋德之余绪，开新式学堂以先声。贤者董其事，富者助以金；秉教育救国之旨，开启蒙新学之风。白话共诗书并举，九章暨物理同兴。长忆抗捐斗争，九五惨案，莘莘学子慷慨热血；八年全面抗战、解放战争，营中少年际会风云。

贞下起元，万象更新；白塔光照，朗水欢腾。四校合一，蔚然营中大气象；高中设置，概乎名校开新运。兴土木，植庭园，校园生机勃勃；求新知，开风气，教学扶摇攀升。最是五四声威壮，寄语师生何谆谆。书声琅琅，窗明几净；川北上岸，遐迩闻名。高考成绩，全线飘红，声誉鹊起，一时之盛。

伟哉，改革开放，国运大张；东风夜放烟花树，营山中学又逢春。含弘先辈遗泽，趁潮展翼；整合教育资源，高歌猛进。出机杼，树规模，抓住历史机遇；观世界，向未来，拓宽发展路径。夫一校之兴，重乎认知；解放思想，开拓创新。晋德博识，张光校训；赓续传统，迭代更新。晋德者，立德树人之谓也，斯为根本，斯为灵魂；博识者，知识承传之谓也，斯为致用，斯为创新。由是，校训时义大矣哉。若乎办学理念，自成特色；居高声远，发唱惊挺。德教为先，识传为本，此乃百年弘人之道；绿色发展，全面育人，亦为当世育才之魂。上下同欲，励精图治；开拓发展，跨越前行。

嗟乎，群贤毓秀，师强校强。敬业爱生，熠熠红烛精神；学高身正，熔铸育英辉煌。取法乎上，延揽天下英才；名师荟萃，撰写教育诗章。国家课程，质量为上，一丝不苟严格要求；校本课程，自成体系，丰富多彩神采飞扬。学科建设，高瞻远瞩；博瞻精核，八音交响。双师课堂，未来课堂，锚定现代教育；精准教学，信息技术，助力教改启新。踔行独辟，人为本上，探索生命教育特色；知行合一，七大行动，熔铸人生

暮春时节，漫游磁器口，忽闻清越鏗刺声自巷陌深处飘来。转过爬满青苔的石阶，但见班班木檐下一间间的小小银铺里，两名纤瘦女子正俯身工作台前，铁锤起落间，银条渐成器型，锉刀游走处，纹路自生肌理。

铺子四周挂满了精巧别致的各式银器，幽光浮动。不时有游人举起手中的相机，把她们的身影镌进时光的纹路里。她们始终垂首，长发掩住她们的侧颜，唯见铁锤在瘦削的指节间稳若磐石，锉刀与银片摩挲出细碎的星火。我怔立于檐下，看卷银的时光从她们腕间流淌，心里感叹，这般年轻的匠人，竟将喧嚣浮躁碾成了岁月的沉静。

我凝神屏息地注视着，唯恐自己一丝轻微的举动，惊扰了她们澄澈如水的专注，更怕那起落不定的铁锤，唐突了那双灵巧舞动的素手。然而心底又分明知晓，这般忧虑实属多余，她们指间流淌的娴熟韵律与眉宇间沉淀的安然，纵使周遭纷扰如沸，亦不能扰动分毫。这画面忽而牵动记忆，恍若看见故乡曾经是石匠的二叔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我的家乡四川南部一个偏远的乡下，石匠这门手艺全凭一身力气吃饭。村里像二叔这样的石匠不少，但论起手艺，谁也比不上他。离村子三里地的山梁上，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巨石。谁家要盖房、打晒场、垒猪圈、砌堡坎，就会招呼两三个石匠去那里采石。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，那些石头却仿佛永远也取不完。小时候我总天真地以为，每到夜深人静时，山神就会悄悄把白天运走的石头补回来，好让穷苦的乡亲们永远有石料可用。有一回，我把这个奇妙的想法说给二叔听，他粗糙的大手抚着我的头顶，笑得直不起腰来。他告诉我，这些石头啊，都是村里的老少爷们趁着农闲，锤一凿从山上开出来的。

趁着的我，最喜欢屁颠屁颠地跟在二叔身后，一是为着能蹭顿主人的红薯干饭和肥得流油的肉片子，更重要的是，喜欢看到那些原本丑陋、了无生趣的石头，在二叔抡起的大铁锤和一整套、一凿凿的敲打下，变

# 匠痕

□ 马晓燕

得规矩、温顺，变得有了生机。

石匠们很是辛苦。即便是在严寒的冬日，脸上、身上也是流不尽的汗水。多少年来，我的脑子总是浮现出二叔拿着破旧的红秋衣，抡着大铁锤，口中喊着号子砸向大石头的场景，一个小女孩不时地用脏袖角为她的叔叔拭去脸上和着灰尘的汗渍，这个场景甚至多次出现在我的梦境，挥之不去。

在乡下，匠人是一种极为体面的职业。谁家出个手艺人，凿石造梁也好，剃头裁衣也罢，都备受乡邻尊敬。我的堂兄弟、表兄妹中，很多都拜师成了匠人。小姑娘的三表木匠活极为精致，几个表姐结婚时的衣柜、饭桌、木凳等嫁妆都是出自他的手，这些朴素的木纹里藏着他们磨破掌心的年轮。大表哥的老式缝纫机会唱歌，腊月里绕着那台老缝纫机转几转，便能裁出簇新的年味。最热闹还数么舅那担剃头挑子，剪刀开合间，满面尘意的乡邻们便褪去了田间的疲惫，露出庄稼人特有的、被阳光镀亮的精气神。那些年，匠人的脊梁骨是笔直的，工具箱一开，十里八乡的烟火便有了筋骨。

我时常为家里出了这许多的匠人暗自欢喜、暗自得意，甚至把这份荣耀化作童稚的筹码。每当村里小伙伴藏着水果糖不与我分食，或是举着新编制的竹蜻蜓在我眼前招摇，我便扬起下巴：“信不信让我家篾匠爷爷再不给你家编背筐和竹笼？让石匠二叔不替你们家打石头？你们的头发长得像野人，也不让么舅为你们剃头……”这招总能让小伙伴们乖乖就范，乖乖地推举我这个“野丫头”当村子里的“山大王”。我们攀上枝头摇落成熟的果子，下到溪流抓鱼摸虾，甚至搞些小

破坏。我的号令就如同春日的柳笛，引得满村童声如燕雀扑棱梭和。当然也免不了被家中长辈们用黄荆条抽得身上起一道道红红的杠子。如今，旧时光在记忆里泛起温暖的涟漪，那些石缝里钻出的狗尾草，灶膛中迸裂的玉米香，还有月光下此起彼伏的蛙鸣和虫鸣声，都在诉说着那个清贫简单快乐岁月里流淌出的蜜糖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村里的匠人渐渐少了。篾匠的双手不再翻飞如蝶，铁匠炉膛里的火星也黯了下去，剃头匠的剪刀锈迹斑斑。他们丢下磨得发亮的凿子、刨刀等物什，汇入南下的人潮。钱包鼓了，手艺却像秋后的蝉鸣，悄然沉寂。

后来，村里的人家也一户户搬走。我们全家也跟随父亲来到千里之外的矿区生活，家里的老屋因无人居住，年久失修，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了。村民们有的在城里扎了根，有的在镇上立起贴满白瓷砖的小楼。再不济的，也要在公路边砌两间红砖房。即便偶尔有人翻修老屋，也是包工队开着搅拌机轰隆隆进场，谁还稀罕那些慢工细活的手艺。

我二叔，那个曾把青石凿成细致花纹的老石匠，如今快八十了。他的凿子早已锈蚀，沉默地蹲在墙角。有时，他会盯着一块未完工的毛石出神，粗糙的指节无意识地摩挲着石面。不知他是否看见了自己在年轻时的身影——汗水顺着脊背滚落，石屑在阳光下飞舞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，曾让整个山谷都跟着回响。

前年初冬，我踩着满地碎瓷般的暖阳回到故里。留守的老人们佝偻着腰背，坐在晒坝上眯缝着眼睛晒太阳，嘴里抽着旱烟袋，升腾的烟雾里，恍惚间，我看到一个扎着羊角辫正在晒坝上蹦蹦跳跳的小身影。那块谷坪的青石板泛着幽光，这些浸透着乡邻汗水和谷麦香的石板，竟被岁月盘出了包浆般温润的光泽，倒映着老人们吐早烟的剪影。整个村庄像幅褪色的水墨长卷，卷起时光褶皱里游弋的尘埃。